

(接上頁)吳來沒有躲,而是不時伸縮着脖子迎着,不叫老母親空打。

當時,郭素珍感到,這一下一下的巴掌,就像抽在自己的臉上一樣,整整一晚上,她的臉火辣辣地燒着……

郭素珍在矛盾的痛苦中煎熬。她老是感到吳來站在她的前面,怒視着她,她忍受不了這種精神上的折磨,竭力把吳來從自己的思想里趕走。但是,很難。她越不敢想,就越想得鑽心。

上班時,碰到吳來,她連正眼看他一下的勇氣都沒有。她的耳邊,老是響着吳來的吼聲:“假的!假的!!裝得好像啊!一個地地道道的偽善者!原來你是從心里看不起我……”聲音越來越大,變成一種尖利的噪音,擊得她的耳鼓幾乎要脹裂。她們心自問:我真的是看不起他了嗎?沒……我把他當成自己的兒子一樣。可……不是你把他趕出家門嗎?不是你不讓他和女兒好嗎?不是你說他是騙子嗎?……他是變好了,成了一個新人了,可你……他現在會怎么想?他會再回頭嗎?

這天厭休,郭素珍到郵電大樓,掛個長途電話給丈夫,把發生的事告訴他,問他怎麼辦。丈夫要她先冷靜一下,容他考慮後立即寫航空信給她,又說平平是個有頭腦的孩子,要她相信平平的選擇,不要粗暴地干涉,並要她回憶一下自己的戀愛史。正說着,通話時間完了。她對着斷線的話筒沒好氣地冲了一句:“書獃子!”

郭素珍帶着一腦迷亂的思緒,踱到公園,

找個幽靜的地方,坐下考慮。不想則已,越想越亂,傍晚,她帶着一腦更加迷亂的思想,踱回家中。

她剛到家不久,門“砰”地推開了,女兒掩着臉跑進來,奔進里屋,撲到床上,放聲痛哭。

郭素珍急忙上來問女兒出了什么事了。女兒只是哭,最後在母親的追問下,才從袋里掏出一封揉皺的信。

郭素珍帶着某種預感,慌忙鋪平信看,這一看,她捏信的雙手,愈捏愈緊,以至失去了支配,不由自主地抖起來。

信是吳來寫的:

平平:

我終於受到了懲罰。

我是一個對社會有罪的人,早晚會得到報應。這是我早已料到的。但我萬萬沒有想到,這種報應,竟來自我心中最愛的人。

恨誰呢?恨你母親,可她是爲了你好。只能恨我自己,誠然,我可以說自己天真、幼稚、懦弱、愚昧,失去了信仰、真理、理想,分不清真善美,並以此來原諒自己,寬慰自己。但是,爲什么許許多多與我同齡的人,卻能在同樣的環境里保持自己潔白的品格呢?一想到這裏,我就不能原諒自己。我種下罪惡,只能自己食其果。

曾經,我也有過許多美好的理想,像色彩繽紛的氣球,浮在瓦藍瓦藍的淨空中。我想做個新聞記者,我想當個遠洋輪上的海員,我想設計新型城市,我想潛入深海採集標本……但是,災難

祝賀冰凌先生從事幽默小說創作 50 周年(1972 年——2022 年)

經典回顧系列:

寫小說的兒子和當廠長的爸爸

冰 凌 作于 1982 年 5 月 31 日

生憐憫,便伸手按住紙單:“爸,賀叔叔,這事,我來辦。”

郭廠長睜着眼睛,還沒反應過來。

老賀一愣,繼而咧嘴一笑:“噢,凱鳴報社有熟人?”

“哎,對、對……”凱鳴連連點頭。

這天,省報頭版登了凱鳴寫的通訊《天鵝無線電廠狠抓質量,銀牌產品重放光輝》。通訊敘述了天鵝無線電廠在收音機滯銷的情況下,開展“質量第一”的競賽活動,使銀牌產品——天鵝牌小檯式雙波段收音機重新煥發生命的光輝,行銷中華,遠銷非洲。

這是一篇絕妙的變相廣告!不僅不花一分錢,反得稿酬十七塊錢。更重要,爲廠里節省了五千元。

五千元啊!天鵝收音機廠七天的利潤。

全廠上下震驚。六百多名幹部職工普遍認爲:郭凱鳴同志在企業開停並轉的緊要關頭,爲工廠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郭廠長看完報紙,一拍大腿,叫道:“好小子!”當衆批了二十元,獎勵兒子。

老賀豎起大拇指,伸到廠長面前:“廠長啊,真是將門出虎子啊!我算是服了。”

廠團委隨即召開緊急會議,研究決定:授予郭凱鳴“新長征突擊手”的光榮稱號。

廠組干科長面帶愧色,說:“千里馬就在眼前,可我們卻視而不見,沒有盡到伯樂的責任。”接着,便將郭凱鳴增補爲廠工會宣傳干事的候選人。

作爲作者,凱鳴反倒不以爲然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成鉛字,心里確實涌起一股異樣的暖流。但他不過癮,因爲發表的不是小說。倒是傳說他將被調入工會,使他美氣了一陣。工會有個圖書室,今後借書可就方便多了。更重要的是,圖書室里有位叫影影的姑娘,形神兼備,是凱鳴心目中的理想人兒,痴情神往已久,正苦于可望不可及。這下有門,今後同室相處……當晚,凱鳴徹夜編織着充滿浪漫色彩的情節和細節,以至次日上午,還迷迷糊糊抱枕而眠,神遊夢境中……

凱鳴媽手持報紙,走進房間,拍了拍兒子:“你也該起床了,送報的都來啦。”凱鳴翻身醒來,揉眼定神一看,見是母親,便說:“禮拜天嘛,多睡一會兒都不行?”說完,他蒙上被子,閉目急欲重返夢境。可一陣,他便掀開被子,埋怨道:“你看,好好的美夢,被你打碎了。”他從母親手上接過報紙,照例先看副刊……什么?《褪色的銀牌》!

凱鳴如遭雷擊,穿着短褲跳下床,張開雙臂,大叫:“媽!媽媽……我的小說發表啦!”

凱鳴媽看見報上兒子的名字,頓時覺得兒子非同一般。試想,丈夫當了十幾年廠長,名字還沒有登上過報紙。可兒子,學徒剛滿師,名字就登上報紙了,而且還送了兩回。感嘆之餘,她便挽着菜籃,直奔菜市場。

等郭廠長開會回來,客廳桌上已擺滿豐盛的菜,四碟四碗,間隔擺着。牆角的落地音箱輕輕播着流行曲。郭廠長把文件包往躺櫃上一擱,興奮地搓着手入座。

凱鳴從自己房間里抱出一瓶汾酒,放在父親面前。

郭廠長精神爲之一爽,盯了汾酒一眼,又看了看傻笑的兒子,莫名其妙。

凱鳴媽說:“這是孝敬酒,是你兒子寫文章掙的錢買的。”

郭廠長對老伴皺起眉頭:“知道了,要你啰嗦。”

凱鳴媽說:“你兒子又登上一篇啦。”

郭廠長驚喜地抬起頭,直視兒子:“在哪里?”

的十年,使的的理想化爲泡影。我想,既然社會耽誤了我,我就要對社會進行報復,叫它加倍地償還。於是,我罵人,我打人,我甚至操起三尺馬刀要殺人……我已經不屬於我了,我沒有笑容,沒有眼淚,沒有感情,沒有生命,更沒有愛情。等到我清醒、悔悟時,已經晚上,我被社地遺棄了。周圍的人那冷視、怒視、厭視的目的,使我感到無地容身。哪一家丟了東西,人們懷疑的首先是我,每臨節日前夕,我都要被召進派出所,參加“打招呼”會議。招工進廠,誰都不願收下我。當時,我完全絕望了。我像個被醫生判了死刑的晚期癌症患者,等待的只有死了……就在這時候,你母親卻向我獻出了全部的母愛,向我伸出了溫暖的雙手,使我突然感到了生的希望。我感到做一個人是多么有意義啊!雖然我心靈上刻下了創傷,但是,我要帶着創傷前進,決不因此而自棄。我要同大家一起,爲建設祖國貢獻出自己的一切。我這樣做了。但是,我怎么也不會想到,連我最親愛的人也不看不起我,從心里看不起我!要把我推向生活的絕路!生活是這樣的作弄人,跟我開了個這樣殘酷的玩笑!

記得我剛剛班里的時候,你老是用眼角冷冷地斜視我,當時我真想把你的眼珠攝了,可我忍着,默默地工作,慢慢的,你用正眼看我了,後來,你的眼睛越來越柔和了。我從你的眼光中,看到了自己的變化,被人看得起,我已經知足了,更何況你是一個姑娘,一個曾經極度厭惡我的姑娘。但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你會愛上我。母

親和姐姐幾次託人說媒,但人家一聽說我蹲過大牢,嚇得蒙頭就跑。而你,居然愛上我,第一次收到你從郵局寄給我的信,我還以爲誰在跟我惡作劇,我不信像我這樣的人還能得到什么愛情。那天夜里,當我們把心捧出來,融合在一起的時候,我被愛情徹底俘虜了,我愛你,愛的心像火一樣,我說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幸福的人,任何人也比不上我幸福。你說,你也是。但是,我們的家,破壞了第三者的幸福,而這個第三者,又是你的母親,我的恩人!既然我們的幸福,是建築在她的痛苦之上,那我們還有什么幸福可言呢?我們分手吧!

我走了。這里不是我獸的地方,我要去尋找我的歸宿。

吳來

讀完信,郭素珍面如白紙,木然地摸索到床前,跌坐于床沿,眼睛像脫了線的珠子,一顆一顆地跌碎在信紙上:“他要走了……走?!啊!……”她猛然揪着胸襟,爆發似地痛哭起來。

劉平平被嚇得止住了哭,吃驚地望着母親,她從來沒有見過母親哭得这么悲痛。

郭素珍哭歇了,頭腦里才有了思緒。她縮身一抖,一把拉過女兒:“他,走了?”

“嗯……”女兒點點頭。

郭素珍一蹣腳:“快追!把他追回來!”說着,她奪門而出,衝出樓去。

“吳來——!吳來——!”

遼遠的空間,響起了母親的召喚聲……

嚇人,賽過半個武松……”好嘛,喝酒也成了第一大罪狀。嚇人?我,我喝你的酒啊?”郭廠長舉起酒杯,一昂頭,喝盡了酒。他抓過酒瓶,倒滿酒:“喝你的酒啊?”他一昂頭,又喝盡了酒:“還不到那時候,到時候你再講不遲。”

“就是到時候也不能講啊。好了,他到底還是個孩子,懂什么呀。”凱鳴媽勸道,同時,夾個焦脆的油炸春捲,攪進丈夫的碗里。

“你還慣着他?你看看,你養的好兒子,我早就看透了他不是個好玩意。”郭廠長說:“看看,他把我寫進去還不算,還把你也拖進去。老太婆,你聽聽,你的寶貝兒子怎么給你‘塑造’;管廠長的妻子是位內當家。她雖然五十多歲了,但在她那張爬滿皺紋的長圓臉上,還能看見當年的風韻,抿嘴一笑,居然還能卷起兩個酒窩……”嘖嘖,你聽到了嗎?啊?啊,你媽老臉上哪來酒窩?可你小子,偏偏捏造兩個,有當兒子這樣耍媽的嗎?!”

“我看看。”凱鳴媽緊張地抓過報紙,戴上丈夫的老花鏡,迷迷糊糊看了一陣:“把媽也寫上啦,真是的……”

凱紅“撲哧”欲笑,被母親輕輕撫了一巴掌,急忙用手緊捂着嘴,跑進里間。凱歌皺着眉頭,也回自己的房間去了。

郭廠長猛然站起來:“你小子,你要好好向你哥哥學學,向你妹妹學學。他們哪個像你這樣?你自己看看,你寫的象話不象話?啊,還寫什么,我在廠里是大老虎,一到家就成了小老鼠……啊,像個風箏,被你,老太婆,牽在手上。啊,真有想象力!這里,”他伸出食指,指着報紙,又重重一敲:“說、說、說!我對廠里的女工程師與衆不同,‘常常在心里萌發出一絲絲異樣的情感’,你小子真絕啦!啊,把你老子‘塑造’成個腐化分子?!”

凱鳴忍着眼淚,憤然站起來:“爸爸,你不尊重自己,還得尊重我一點。起碼我還是個作者,你作爲讀者……”

“你是我兒子,我是你老子,老子!你、你……”郭廠長氣得全身發抖,說不出話來。突然,他舉起酒杯,欲摔又止,喝盡了杯中酒,“啪”朝地上奮力一摔:“你!利用小說反……反……造反!我要跟你鬥爭到底!”說完,他邁着大步,朝自己房間走去,剛進門,他又轉過身,指着兒子說:“你小子!明天,回你的車間,勞動,改造去!”“啊?!這這……”凱鳴默立着……



作者簡介

冰凌, 本名姜衛民, 旅美幽默小說家。祖籍江蘇海門。1956 年生於上海, 1965 年隨家遷往福州。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畢業。曾任《法制瞭望》雜誌編輯部主任。1994 年旅居美國。現任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、紐約商務傳媒集團

董事長、紐約商務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、國際作家書局總編輯、《紐約商務》雜誌社社長、《文化中華》雜誌社社長、《國際美術》雜誌社社長、海外華文媒體協會榮譽主席、杭州冰凌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董事長、福州大學客座教授、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人文學院名譽院長、兼職教授、福建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、河北美術學院終身教授、浙江中華文化學院客座教授、陽光學院客座教授等。1972 年開始小說創作,主要從事幽默小說創作與研究,出版《冰凌幽默小說選》《冰凌自選集》《冰凌幽默藝術論》《冰凌文集》等著作。

社長:冰凌

總編輯:欣聞

副總編輯:白玥 程挺松

本期責編:白玥程挺松